

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施公案 第六十回 判明婦人頭回覆見州尊

下役答應一聲，夾棍夾起。陳公義見無據證，求生忍刑不招。賢臣說：「好一個惡徒！」吩咐：「人來，快把三名女僧帶來對詞。」下役立刻帶上跪下。賢臣叫聲：「小尼，你認認那人，是你假太爺不是？快說！不說打嘴。」小尼跪下害怕，即細看回答，叫聲：「老爺，這就是那個太爺。」賢臣聞聽，事情都對，心中大悅，問那老尼：「你快把實情招來，免得動刑。」老尼見問，不由仰面長歎，眼望公義叫聲：「冤家，不用強辯，老尼替你招罷！」尊聲：「太爺聽稟：小尼俗家姓屈。父住東關，無兒，只生二女。小尼年幼多病，因此許進西關白衣庵中。不多幾年，師父在外募化修塔。後來小尼又收兩個徒弟，謹守清規。遇見西關茶鋪陳公義，見小尼容貌好看，反用心計，進庵許願，常常往來。請小尼到他家裏，不防被他灌醉奸騙。酒醒無奈，續通姦了徒弟。打算無人知曉。不幸父母去世，發送事畢。小尼妹妹許嫁與人；妹夫姓賈名君車，貿易在外。妹夫出門，妹子暫住庵內。公義那晚來至庵內，看中妹妹芳容，忍心要行苟且之事。妹妹不依，氣得尋死覓活，只要告狀！陳公義帶酒行兇，用斧砍死，屍首埋在庵後。他半夜將人頭拿出庵，嗣後不知怎樣掛在鬼項？只求青天再問公義便明。」賢臣扭項下問：「公義，從實招來。如有一字虛假，立刻處死！」陳公義見問，回答：「小人情犯是實，不敢強辯。」

小人南關有一仇家，想著移禍雪恨。那晚仇家有事，人煙不斷，小人未曾得手，故把人頭隔牆拋在三教寺內。小人不知怎樣接在鬼項。是實。」賢臣聞聽說已招，不必深究，吩咐帶下，跪在一旁伺候。又叫帶過老小三尼，事情算結。少時賢臣又叫：「地方看守著人頭，等回覆州尊，再起這頭。」那瞧看軍民議論不表。

且說賢臣同三衙到了州衙門首下馬，進了角門。下役帶著犯人。賢臣向書吏手中接過招詞，一跛一點，方至州尊衙內。

施公帶笑說：「煩你代我通報一聲。」那人站起說：「老爺請坐少等，我替老爺遞進。」內司伸手接過，邁步進裡，把招詞遞給貪官。他看一遍，不過因謀奸不允，害死妹妹。姦夫理宜身頭二處，回覆起屍完案。劉元看罷，心中又喜又惱，喜的是不全的斷法精奇；惱的是江都縣有他作對，不能行事。貪官眉頭一皺，計上心來：何不打下點一分重禮，差心腹家人暗暗上京，求皇親老老爺快快提拔他離江都。——賢臣借貪官的力，倒升轉順天府不表。且說貪官又叫人傳出，命三衙起屍驗明，早入堂結案，暫把人犯寄監。劉元的內司奉命上堂，見了賢臣，不過說了幾句褒獎之語。賢臣隨即出衙，叫聲：「施忠，天色晚了，到館驛歇息，明早起身。」

次日主僕出了揚州，在路正言貪官的過惡。賢臣抬頭，見迎面跑過幾匹馬來，又聽得內有一人大叫：「伙計們，不用上揚州去，這位老爺就是江都縣的清官施公！」只見那些人聽說，跑回坐騎，個個跳下馬來。眾人跪在當頭，哭訴情由。賢臣不解其故，勒馬留神，都係買賣打扮。個個驚慌，擋在當頭，口中只嚷。內有一人腮流痛淚，口尊：「老爺，小的前已告過失盜情形，蒙老爺拿獲斬犯報仇。另搭伙計，別處治貨。從此經過五里碑，路遇一伙強盜劫財，盡行搶去。嚇得小的等抱頭不顧財帛，只得逃命。小的等特奔揚州來報賊情，幸而途遇爺爺，叩求青天救命。小的名叫李天成。」說罷。一齊磕頭。賢臣聞聽李天成三字，想起前番的蓮花院二寇那一案，就是此人失盜，賢臣長歎，叫聲：「李天成，可歎你命犯賊星！今搭伙又被寇盜。但五里碑不是本縣地界，屬揚州的轄管。」客人聞施公言語，似有不管之意，放聲大哭。被這些人哭得賢臣心軟，說：「你等莫哭。寇去有多遠？人有多少？」那些人口尊：「老爺，賊去多遠，小的等只顧逃命，未曾細看，不知幾人，只聞稱賀寨主，聲音漸去無蹤。」施公聞聽，想必是賀天保在內，彼時臨別，言過保江都無事，此地方乃屬揚州地方。嗣又劫法場，多虧義士施忠嚇退。賢臣想罷，何不拿話說於施忠。說：「施忠，方才他言，內有賀天保，想是綠林之人。他當初原說保我江都安然無事。此地雖屬揚州管轄，然與我交界接壤。今番又猖狂搶劫客商，其情可惡，真不啻匹夫小人之談。但不知你管與不管？」施忠一聽羞愧，一聲大叫曰：「氣殺我也！」雙腳跳了幾跳，說：「恩主不用急躁，老爺略等，小的前去。」

天霸言罷催馬而行，未頓飯之工趕上，果是賀天保同眾朋友。施忠一見喜悅。賀天保見施忠說他言而無信，不覺慚愧。

天虬、天保面紅說道：「原物未動，老弟拿回送還客人，我等就此散去，免傷弟兄和氣。」言畢，帶怒叫聲：「眾友，想你我塵土不染，方稱英雄，義氣為重。」其餘眾人拋下貨物，都騎上馬，高叫：「黃老弟，但願你指日高升，才見得朋友。」

眾人將手一拱，齊跨坐騎，揚長而去。眾人去後，賀天保自知理短，羞過一陣，無奈眼望施忠講話，叫聲：「黃老弟，為你一人，愚兄傷卻眾友。沒的說，你把貨物銀兩拿去，交還原客。我也告辭了。」好漢尊聲：「天保兄長，你我不比他們，何用介意，另日狹路相讓。」隨叫眾客原物照數收去，眾客千恩萬謝而去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